

三言二拍看中國

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

詞云：

瑞煙浮禁苑。正絳闕春回，新正方半，冰輪桂華滿。

溢花衢歌市，芙蓉開遍。龍樓兩觀，見銀燭星毬有爛。

捲珠簾，盡日笙歌，盛集寶釵金釧。

堪羨。綺羅叢裡，蘭麝香中，正宜遊翫。

風柔夜煖花影亂，笑聲喧。鬧娥兒滿路，成團打塊，簇者冠兒鬥轉。

喜皇都舊日風光，太平再見。

這首詞是宋紹興年間詞人康伯可所作。康伯可原是北人，隨聖駕南渡，是有名的樂府詩才子。

這詞是在描述上元佳景，詞中為何說「舊日風光，太平再見」？那是因為北宋末年靖康之亂，徽宗、欽宗父子被虜，大金入侵中原。康王南渡，即帝王位。偏安一隅，偷閑取樂，還要模擬盛時光景，因此詞人才會如此歌詠，自解自樂。宋朝慶賀元宵的習俗非常盛行，每逢元宵御駕親臨，君民同樂。所以說道：「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」然因是傾城士女通宵出遊，沒些禁忌，其間就有私期密約，鼠竊狗偷，弄出許多話柄來。

傾城的侍女通宵出遊，沒有禁忌。期間就會有私情密約，鼠竊狗盜之事。

現在說一件發生在元宵的事。

話說北宋神宗年間，那時候四境無外族威脅，萬民樂業，正是太平時候。元宵佳節家家戶戶，點放花燈。那時候有個大臣叫王襄敏公，全家住在京師。

襄敏公家內眷，老老幼幼，大家都打扮齊整了要到街上看燈遊玩。可是官宦人家女眷上街怎麼可能跟一般人擠在一起，不成體統，所以就叫家人牽著帷幕出來，也就是用一匹長布疋圍著，隔絕外邊人，

女眷們就在布裡面走，晉朝的時候叫這個為「步障」。這是大戶人家的規矩。

襄敏公有個小兒子，排行十三，小名叫做南陔。他才五歲，聰明機靈，容貌不凡，全家上上下下都很喜歡他。那天他也穿戴整齊上街，雖然是個小娃，頭上卻戴著一頂華麗的帽子，帽子上面鑲著許多黃豆大小珠子，中間還有一粒閃爍的貓兒眼寶石，周圍鑲著祖母綠寶石。

光是這頂帽子，就值一千貫錢了。襄敏公吩咐一個叫做王吉的家人，把他揹在在背上，跟著女眷一起看燈。

那個家人王吉是個大男人，當然不會跟著女眷在帷幕內一起走，而是跟在帷幕外面走。

行到宣德門前，恰好神宗皇帝也來到宣德門。聖旨許令萬目仰觀，燈光燦爛，樂聲喧嘩，大家都想要一睹天顏。

擠得縫地都沒有了。

此時王吉擠在人群當中，肩頭上面揹著一個小娃，好不方便。忽然覺得背上輕鬆了些，以為是府中的人看他費力就替他給抱了。他沒有多想繼續看熱鬧，覺得不對的時候已經找不到小娃。

他急著要找小少爺，可是又被擠得動不了。好不容易衝開了這群人，遇到府中的人，大家聽到小少爺不見了，都慌成了一團，趕緊去找人，卻怎麼也找不到。怕是被人給拐騙走了，只好回去稟告襄敏公。

王吉跪在襄敏公面前叩頭請罪，沒想到襄敏公毫不在意，還笑著說：「去了自然會回來，何必如此著急呢！」

所有的家人都說一定是被壞人拐去了，怎麼還回得來呢，還是趕緊叫開封府及早追捕吧，襄敏公說：不必了

眾人不解，這麼大的事，襄敏公怎麼都不擔心呢，反倒是襄敏公夫人，噙著一把眼淚來跟相公商量。襄敏公道：「如果是別的兒子走失了，那他一定會急著尋訪。但是是十三郎，就必然平安歸來，不必憂慮。」

夫人：「此子雖然伶俐，但才五歲，現在不見了，怎回的來？」

養娘：「聽說壞人把小孩拐去，有弄瞎眼的，有砍斷手腳的，讓他們裝做叫化子的化錢。如果不趕緊找回來，必定會遭人毒手！」大家哭個不停紛紛出主意找人。

只有襄敏公全然不以為意，還說：「隨你想法子去，不過呢那都是多餘的，過幾日自然就會回來了。」但是夫人哪裡放心的下，趕緊叫家人到處去找。

夫人道：「魔合羅般一個孩子，怎生捨得失去了不在心上？說這樣懈話！」襄敏公道：「包在我身上，還你個舊孩子便了，不要性急！」夫人那裡放心？就是家人每、養娘每也不肯信相公的話。夫人自吩咐家人各處找尋去了不題。

這小少爺南陔到底去了哪裡呢？元宵夜南陔原本坐在王吉背上，喧嚷之際，忽然有個人挨到王吉身邊，輕輕伸手過來把小孩接去，仍然馱在肩上。南陔只顧著看熱鬧並沒有發覺。只見那一個人在人叢裡亂擠。

南陔才喝聲道：「王吉！你怎麼如此亂走！」定睛一看，揹著他的那裡是王吉？南陔年紀雖小，可聰明了，他知道自己被拐了，想叫，但是左右一看，並沒有一個熟人。

他心裡想：「這個歹人一定是貪圖我頭上的珠帽，若被他搶去，很難再找回來。我先把帽子藏起來，到不怕他怎麼樣了！」於是他就把頭上帽子拿下來，揣在袖中，也不言語，也不慌張，任由他馱著往前走，就像不曉得發生甚麼事一樣。

快靠近東華門的時候，他看見四五頂轎子聯袂而來，南陔心裡想：「轎裡必是官員貴人，此時不聲張求救，更待何時？」於是南陔看轎子靠近了，就伸手去攀著轎子的帳子，大呼叫道：「有賊！有賊！救人！」揹著南陔的那個歹人，嚇了一跳，怕被人抓了，就連忙把南陔放下來，趕緊逃走。

轎中人聽到孩子的叫聲，把簾子打開一看，是一個像娃娃一般的孩子，心裡喜歡。停了轎，把他抱過來，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來的？」南陔道：「我是被賊拐來的。」轎中人問：「賊在何處？」南陔：「方纔叫喊起來，他從人叢中逃走了。」轎中人見他說話明白，摸著他頭道：「乖乖，你不要心慌，且隨我去再說。」

於是雙手把南陔抱來放在膝上。一直進了東華門，竟然進入了皇帝的宮殿。

原來轎裡邊的人是皇帝身邊的近侍中大人。因為聖駕御樓賞燈完畢，他先同四五名內臣回宮安排宴席。沒想到遇到南陔叫喊，就把他抱在轎裡面，進入了大內皇宮。中大人吩咐身邊的人，先把南陔帶到自己的房裡，拿點心給他吃，還溫好被讓他休息，小心不要嚇到他。

第二天，中大人就在神宗御前，叩頭稟報：「奴婢昨晚隨侍賞燈回來，在東華門外拾得一個失落的孩子，領進宮來。此乃萬歲爺得子之兆，奴婢等不勝歡喜。未知是誰家孩子，未請聖旨，不敢擅便，特此啟奏。」

神宗此時還未得太子，正急著生子的事情。見說拾得一個孩子，也說是宜男之兆。開心的叫人宣那個孩子來見。

小娃兒聽說要見皇帝了，不慌不忙，從袖子裡面取出他的珠帽戴上，隨了中大人來見神宗皇帝。

小娃兒雖然不曾學過甚麼禮節，卻也舉手曲腿，一拜兩拜的叩頭，神宗開心的不得了，就問孩子是誰。

南陔說：「兒姓王，乃臣王韶之幼子。」神宗見他說話聲音清朗，語言得體，非常的驚艷。

又問：「你緣何到此處？」南陔就把被賊人偷走的事情說了一遍，神宗又問了南陔的年紀，神宗：「小小年紀，便能如此應對，王韶可謂有子矣。昨夜失去，不知舉家何等驚惶。朕今即要送還汝父，只可惜沒查處那個賊人。」

南陔：「陛下要查此賊，一發不難。臣被賊人馱走，已曉得不是家裡人了，便把頭上戴的珠帽拿下來藏好。那珠帽頂端，有臣母將繡針綵線插戴其上，以避煞之用。臣那時在他背上，恐怕認不出賊人，就把帽子的針線取下，偷偷在他衣領縫了一道線，插針在衣內，以為暗號。今陛下令人密查，若衣領有此針線者，即是昨夜之賊。」

神宗大驚道：「奇哉~此兒！一點年紀，就有如此大見識！朕如果抓不到這個賊人，此不是連個孩兒都不如！待朕擒治了此賊，方送汝回去。」

又對近侍誇讚道：「如此奇異小兒，怎可不讓皇后見一見。」於是傳旨宣欽聖皇后見駕。

欽聖皇后到來。神宗道：「外廂有個好兒子，卿可將他暫留宮中，替朕看養幾日，做個得子吉兆。」

另一方面寫下密旨，差中大人到開封府，吩咐開封府限期抓賊。開封府大尹得到密旨，怎敢怠慢，立刻喚來當日的緝捕使臣何觀察，限他三日內要拿到元宵夜做壞事的一夥人。並把衣領針線為號的事情說了一遍。

何觀察得令回到了使臣房，找了一般眼明手快的使臣來商量：「元宵夜趁著熱鬧做歹事的，不止一人，遭罪的也不止一家。事情發生沒多久，想必這些歹人會待在花街柳巷酒樓飯店中，輕鬆取樂。雖不知姓名地方，但是有此暗記還怕什麼？」

大家趕緊分頭查訪。當下派了張三往東、李四往西。各人認路，茶坊酒肆，凡有眾人聚集面生可疑的，就留心觀察。

原來那晚的賊人，叫做鷓兒手。一起有十來個人，專門趁熱鬧時節在人叢裡面做不本分的勾當。所謂：

昏夜貪他唾手財，全憑手快眼兒乖。

世人莫笑胡行事，譬似求人更可哀。

那個賊人在王家門口，看到小娃打扮整齊讓人揹出來，就一路尾隨。

到了宣德門樓下，趁著喧鬧挨擠的時候，偷個空把小孩給揹走了。沒想到那個小娃到官轎旁，叫喊「有賊」。他只好趕緊逃，根本不知衣領上被做記號。

後來同夥聚在一起，拿出所得的贓物，如簪釵、金寶，珠玉，貂鼠煖耳，狐尾護頸之類，無所不有。只有這個人他空手，說了原因，眾賊道：「何不單偷了珠帽來？」此人道：「他一身衣服多鑲嵌寶珠，手足上各有釧鐲。就是四五歲一個小孩子好歹也值兩貫錢，怎捨得輕放了他？」

眾賊道：「而今孩子何在？正是貪多嚼不爛，幸好無事，弟兄們吃酒壓驚去。」於是一日輪一個做主人，只選隱蔽的酒店喝酒。

這天，這一群人正在玉津園旁的酒店歡呼暢飲。一個叫做李雲的公差，偶然從外面經過，聽到這群人在划酒拳，就走進門來看。假裝點酒飯吃，卻

背著手走來走去，偷偷看那夥人。果然看到有一個人的衣領上掛著一寸來長短綵線頭。李雲曉得找到賊人了，就跟店家：「慢點擺酒，我去街上邀幾個人一起來吃。」

於是趕忙走出門，叫上十幾個公差一起往酒店裡面打了進去，大叫：「奉聖旨捉拿元宵夜賊人一夥！店家幫忙，不得放走了人！」店家聽得到「聖旨」二字，曉得利害，趕緊叫來小二、火工人等，執了器械出來幫助。十來個賊全部都被抓了起來帶回開封府。

大凡做賊的見了公差，就是老鼠遇了貓兒，見了就躲；公差見到做賊的，就是仙鶴遇了蛇洞，聞風即知。所以兩種人往往私自相通，時常要些孝順，叫做「打業錢」。

如果捉了賊，不是什麼要緊的事，得了點錢也就放了。但是今天是聖旨要抓人，衣領上針線明明白白，如何寬容的了！先把那個人的衣服給剝了，送到開封府。

大尹升堂，果然看到那個人的衣領上有針線，於是用刑要他們招出實情。又吊又打，備受苦楚，他們只是不招。大尹問：「你衣領上的針線從何而來？」賊人答不上來。大尹笑道：「如此刁鑽賊人，卻被小孩子給算計了，豈非天理昭彰！你還記得元宵夜在轎邊叫救人的孩子嗎？他已經在你身上做了暗號了。」

賊人方知被孩子暗算，只得招出實話來。這夥賊人幾年來趁著熱鬧時節，四處剽竊。平時也販賣人口，傷害性命，罪狀如山，不勝枚舉，從不敗露。

豈知這一次，竟然被一個5歲的小兒給暗算了，大尹責了口供，疊成文卷。卻記起去年元宵夜真珠姬案子，到現在都還沒有破。這又是甚麼案子呢？

去年元宵夜，同樣在宣德門，王侯貴戚女眷多設帷幕在門外兩廊，等著看花燈。那時候有一個宗組的女兒叫真珠，因為是皇帝趙姓族人，所以大家都稱他為真珠姬。

年方十七，未曾許嫁人家。容貌明豔，服飾鮮麗，耀人眼目。那時真珠姬跟家人在東邊走廊，宗祖夫人的妹妹，也就是真珠姬的姨娘在西邊走廊。

姨娘叫個丫鬢到東邊邀真珠姬來西邊玩，道：「如果肯來，就差轎子來接。」真珠聽了很開心，就跟母親：「他要去找姨娘。」夫人欣然答應。打發丫鬢去回話，並且等著轎子來接。

沒多久，一乘轎子打從西邊來到帷幕前。真珠姬孩子心性，巴不得立刻就到西邊玩耍，於是上了轎子，吩咐隨從隨後就到。

才去沒多久，先前來的丫鬢領了一乘轎子來了，王府裡家人就覺得很奇怪：「剛剛不是乘轎去了，怎麼又來了一頂？」丫鬢：「只是我同這乘轎來，哪有什麼轎先到？」家人們曉得有些蹊蹺，慌了起來。

宗祖知道了，立刻叫人四處尋找，哪裡還找的到呀。宗王立刻把這件事情告到開封府，府中曉得是王府裡面的事情，不敢怠慢，趕緊命緝捕使臣去找。

王府也懸賞了二千貫錢找人，卻是毫無下落。

且說真珠姬上了轎後，見轎夫行走如飛。真珠姬心裡：「一下子就到的路，何須走得那麼快？」本以為是轎夫走習慣了，不以為意。後來才發現轎子慢慢的走到了狹小的巷子裡來，越走越黑。

心裡正有些疑惑，忽然轎子停了，轎夫離開。不見有人來迎接，只得自己走出轎來。

定睛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原來到了一座古廟，旁邊鬼卒十餘個各持兵仗站立兩旁，中間坐著一個神道，面大寬一尺餘，滿臉鬚鬚，目光如炬，肩臂搖動，像是活的一般。真珠姬心慌，趕緊下拜。

神道開口：「你休得驚怕！我與汝有夙緣，故使神力攝你到此。」真珠姬見神道說出話來，愈加驚怕，放聲啼哭起來。

旁邊兩個鬼卒走來扶著，神道說：「快取壓驚酒來。」旁邊一名鬼卒拿著一杯熱酒就往真珠姬嘴邊送。真珠姬想要推拒，又害怕，勉強喝了一口，卻被整杯灌下去。真珠姬天旋地轉，倒在地下，不省人事。

神道走下座來，笑道：「到手了！」旁邊有鬼卒聚過來，同神道個卸了妝術脫下面具。原來各個都是活人，乃是一夥賊裝成的，他們用蒙汗藥灌倒了真珠姬，擡到後面去。後面走出一個婆子把她抓到牀上。

眾賊乘他昏迷，次第姦淫。可憐金枝玉葉之人，零落在狗黨狐群之手。姦淫已畢，吩咐婆子看好。各自散去。

真珠姬睡到天明，睜眼看時，不知是那裡，但見一個老婆子在旁邊坐著。下身疼痛，知道自己被姦汙了。問婆子：「此處是何處？為什麼把我帶來這裡裡！」婆子道：「夜間眾好漢將小娘子送來。不必心焦。」真珠姬：「我是宗王府中閨女，你們這些歹人怎麼如此胡來！」婆子道：「現在說甚麼王府也沒用了。老身見你是金枝玉葉，不會作賤你的。」

真珠姬不曉得他話中意思，只是捂著臉哭。原來這婆子是個專門販賣人口的牙婆，那夥賊人抓到了就來給他，留個幾晚，就會有買家來把人給買走。

果然過了兩三日，真珠姬就被城外的一個富翁給買回去當妾了。

主翁成婚後，心裡曉得她不是處子。卻見他美色，還是很喜歡，也就不管她的清白與來歷了。真珠姬深懷羞憤，也不敢輕易說出來。

只是主翁姬妾眾多，見到主翁專寵一人，盡生嫉妒之心，就在主翁的耳邊嚼舌根，說真珠姬來歷不明，一定是犯了姦淫罪被逐出來的奴婢。

主翁聽得不耐煩，偶然間問起了她的來處。真珠姬大哭了起來，說出自己的身分，主翁才知道是宗王之女，被人掠賣至此。主翁是看過懸賞榜文的，老大吃驚，怕被連累。去找販賣人口的牙婆，但是牙婆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主翁想：「這群奸徒，難保將來不會事蹟敗露。要是追究起來恐怕會被連累，難道別人做了歹事，把個愁布袋丟在這裡，替他頂死不成？」

心生一計，叫兩個家人家裡擡出一頂破竹轎來，對真珠姬說：「一向有眼不識貴人，多有唐突，卻是辱莫了貴人。多是歹人做的事，小的並不知道。今天就把你送回府中，只望高擡貴手，不要牽累小的。」

真珠姬聽到要送她回家，猶如得到九重恩赦。又加上主翁原本就厚待她，見他小心陪禮，好生過意不去，回言道：「只要見了我父母，決不提起你的姓名。」

主翁請真珠姬上了轎，兩個家人飛也是的把她擡走，只是慌忙走了五六里路，來到一處荒野之中，就把轎子給放下一溜煙的走了。真珠姬從轎中探頭出看，只見四下無人。兩個擡轎的人也不見影蹤，

她慌張起來大嘆：「我真如此歹命！為何不明不白把我丟在這裡？萬一又遇歹人，如何是好？」只得坐在轎子裡面大哭起來。

此時正是三月天，時常有人到郊外踏青。這些踏青的人看到了轎內有人大哭，覺得奇怪，一個個都靠攏過來，你一言我一語的。真珠姬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其中有一個老成的，要大家不要喧嚷，朗聲問道：「娘子是何家宅眷？因甚獨自歇轎在此？」

真珠姬方纔噙了眼淚：「奴家是王府之女，被歹人拐來此地。有人報知府中，定當重賞。」當時王府懸賞，開封府出榜文，誰不知道？真珠姬話纔出口，早已有想請功的人飛也似去報了。沒多久，王府的幹辦就帶著幾個人確認，一看正是真珠族姬。趕緊打轎來擡回府中。

真珠姬好不容易回到家裡，跟父母家人抱頭大哭。好不容易哭完了，真珠姬才把發生的事情說了。宗祖問：「娶她為妾的人是誰？」真珠姬護著那主翁，只說：「不知姓名，也不曉得地方。且那人家原不知情，多是歹人所為。」

宗祖心想家醜不可外揚，怕女兒將來許不得人家，只好含忍過去，不去聲張追究。只暗地囑付開封府，留心訪賊。

隔了一年，又是元宵夜，弄出王家這件案來。大尹一問之下，發現是同樣一夥人幹的，氣得咬牙切齒，拍案大罵：「這些賊男女，死有餘辜！」喝令重重的六十大板，押下死囚牢中，奏請皇上發落。

神宗見奏章，龍顏大喜，笑道：「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。」批准奏章，即時將那夥賊人處決。

且說欽聖皇后那天親奉聖諭，帶南陔回去照顧，以為得子之兆，沒想到南陔完全不怕生，就像在自家屋裡一般的嘻笑自若，看得欽聖皇后是開心不已，把他抱在膝上，心肝寶貝的不住的叫。還命宮女為他整理頭髮面容，一發打扮得齊整。

妃嬪聽說皇后宮中御賜一個小兒，都前來恭賀娘娘，也看看這個小兒。因為宮中沒有小孩都覺得稀罕。看到是一個眉清目秀、唇紅齒白，娃娃一般能言善道的孩子，好不喜歡。

就爭先拿出寶玩金珠釧鐲來做見面錢，塞在他小袖子裡。袖子已經裝得滿了裝不下了，皇后命一個老宮女幫他收好。又叫人領了他到各宮玩耍。各宮以為盛事，又多各自賞賜。

就這樣過了十來日，正在喧鬧之際，忽然聖駕前來欽聖宮，宣召孩子來見。並說：多虧這孩子聰明，那些做歹事的人已經全部被問斬了，今天開送孩子回家了。

當下傳旨：「敕令前日抱進宮的那名中大人護送南陔回家，御賜黃金犀角一箱，給他壓驚。」

皇后還覺得捨不得，也賞賜了他好多東西，加上之前各宮送的禮物，命人一同交付與中大人收好，送到他家。中大人得旨，就抱南陔出了宮門，一路往王家來。

話說王襄敏家中自從走失了小少爺後，家裡上上下下無不憂思，哭哭啼啼。只有襄敏公毫不在意，也不叫人去找。忽然這天，朝門上來，有中大人親自送來聖旨。襄敏公不知何事，趕忙吩咐排香案迎接，自己換上官服，俯伏聽旨。

只見中大人抱了個孩子下了車，家人上前來爭看，認得是小少爺，倒吃了一驚。不覺手舞足蹈，歡喜不已。中大人高聲宣讀聖旨：「卿元宵失子，乃朕獲之，今卻還卿。特賜壓驚物一籠，獎其幼志。欽哉！」

中大人宣讀完畢，笑道：「老先兒，好個乖令郎！」襄敏公問起原由，中大人笑得拿出一卷文書來交給襄敏公，裡面乃開封府捕獲盜賊的御詞。說明如何捕獲盜賊。

而南陔就在一旁說著那夜的事，還有怎麼見了皇上、皇后的，明明朗朗，說個不停。大家驚喜，稱讚南陔乖巧至極。襄敏公：當時我就要你們不要忙，我十三必能自歸。你們看今天不但回來了，還得到許多恩賜，又拿下賊人，多是十三自己的主張，現在知道我為什麼不著急了吧。

全家各各稱服。後來南陔取名王宗，政和年間，大有名聲，功名顯達。只看他小時就有如此舉動，長大必有大成就。

小時了了大時佳，五歲孩童已足誇。

計縛劇盜如反掌，直教天子送還家。

三言二拍看中國

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

詞云

風月襟懷，圖取歡來，戲場中儘有安排。呼盧博賽，豈不豪哉？費自家心，自家力，自家財。有等奸胎，慣弄喬才，巧妝成科譚難猜。非關此輩，忒使心乖。總自家癡，自家狠，自家駱。

這首詞說的是世上許多休閒娛樂都可以陶冶性情，唯有賭博是為害不淺的。世間人總是貪心，每天本分過日子，賺不了多少錢，不過，只要在賭場上贏了錢，那不就是個不費本錢的好生意嗎？但是賭博這種事，有贏就有輸啊！

宋熙寧年間，相國寺前有一個算命相士，算得很準，門庭若市，那時只要禮部舉辦會試，就會有很多的舉人來給他算命。他算得很準，說你名落孫山，你就絕對不會登科，說你登科，連名次多少他都算得出來。有一個舉人姓丁名湜(尸´)，是不是的是，旁邊加三點水。他也去找這個相士算命，相士看了他大驚道：「你面相太好了，我在此閱人無數，沒有遇過面相比你好的，你一定是第一名及第。」相士問了丁湜的姓名，就在紙上寫下「是年狀元是丁湜」，貼在牆壁上，並向丁湜拱手道：「這個留為以後驗證。」丁湜大喜自負，回到住所，不覺心神暢快，想著要找個地方快活快活。原來這個丁湜有個不好的喜好，就是很愛賭博，他還曾經賭博敗掉好多家產，被父親鎖在屋子裡，想要餓死他。家裡的老媽媽可憐他，幫他逃走。他到了京師，補試太學，遇到禮部會試，就報名參加了。

丁湜因為在賭場上繳了許多學費，所以也學到一些詐賭技巧，只要出手就會贏。他聽說有兩個四川來的舉人，身上帶了不少錢，也喜歡賭博，就請他們到酒樓喝酒，喝到半醉，就拿出一個包袱，裡面都是一些賭博工具，像是骨牌、圍棋、象棋、骰子等，邀兩人賭上一把，還約定每人以萬錢為率，全部贏了，最多就得三萬，就算全部輸了，也不過賠一萬，純粹消遣。剛開始，大家確實不敢賭太大，但玩到興頭上，哪還管之前的約定，

下注越來越大，錢不夠，兩名四川舉人還叫家童回住所拿錢再來賭。丁湜的手段好，越贏越多，精神也越旺，其他兩人不服輸，發狂般的把錢都賭上了，正是眾流歸海，全部都被丁湜贏走了，最後兩名舉人最後垂頭喪氣告別離開。丁湜總共贏了六百萬錢，開心得不得了。

隔了兩天，丁湜又去找那個算命相士，才剛進門，相士就驚訝的問道：「你的面相怎麼變成這樣？現在別說是狀元了，連上榜都不行了。」算命相士急忙把之前貼在牆壁上的預言撕下來，揉個粉碎，還不停搖頭說：「真是壞我名聲，這下不準了，可恨，可恨啊！」丁湜看了也慌張的問到底怎麼回事？相士說：「相人功名，先觀天庭氣色，你前天氣色黃亮潤澤，必定中魁，可是今天氣色變黑，哪裡還有功名？你是不是做了什麼設心不良、牟利的事，有負神明？」丁湜聽了嚇了一跳，把賭博的事說了出來。相士說：「不要說是賭博了，跟錢有關的事，神明自有主張，不義之財，福氣自然減損。」丁湜後悔莫及，想說那把錢都還給他們兩人，是不是就沒事了？相士說：「只要發心，神明便知，如果真能悔過，還是能登第的，只是名次大不如前了，第六名還是有希望的。」

丁湜回到住所，叫人去把那兩名四川舉人請來，那兩人還以為是叫他們來賭博的，正想著要怎麼贏回來，沒想到丁湜竟然把前一天贏的錢全部還給他們。兩人剛開始還覺得沒這個道理，要拿錢得在賭桌上贏回來，但丁湜誠懇的說：「道義朋友，豈可一時戲耍傷了囊中財物，小弟誓不敢取一文，也不敢再做此等事了。」就把錢還給他們兩個，他們兩人喜出望外，都說丁湜重情義，千恩萬謝而去。豈知丁湜是為了自己的功名著想。這個算命相士說得分毫不差，後來丁湜果然得了第六名，那還是因為他悔過遷善，還人財物，如果貪小便宜，執迷不悟，那就功名無分了。所以說：「錢財有分限，靠著賭博得來的，就算贏了也不是好事。」

宋朝道君皇帝宣和年間，平江府有一個人，姓沈，承著祖上官蔭，得了一個將仕郎的職位。沈將仕家道豐厚，又年輕，帶了許多金銀錢財在身邊，就赴京任職去了。沈將仕好歌樓舞榭，倚綠偎紅，綠水青山，閒茶浪酒，說白了，就是喜歡逛妓院酒樓，身邊有點錢，遇到個好地方，就揮金如土，一點都不吝嗇。

這樣的人，自然就引來了地方上的遊手好閒之輩，其中就有兩個人，一個叫鄭十哥，一個叫李三郎，他們的來歷不明，連名字是真是假都不知道，整天都在沈將仕家，跟他同起同坐，同飲同餐，沈將仕一刻也離不開他們。這兩個人也懂得禮尚往來，有時候就會邀沈將仕去他們什麼好姐妹家中吃飯喝酒，吃得高興了，就睡在姐妹家中，少不得串通了騙些錢財。沈將仕壯年貪色，到處尋花問柳，就這樣過了半年，城中歡樂處所他都走遍了。有一天，沈將仕就提議要去城外走走，鄭李兩人答應了，約好隔天一起出城。

沈將仕興致很高，決定不騎馬、不乘轎，隨意散步消遣，但因身邊帶了不少財物，就叫了一個貼身家童背著一個皮箱，跟在身後。

三人邊走邊聊看看風景，走了兩、三里，來到一個池塘邊，只見有幾個粗腿大漢光著上半身，牽著幾匹好馬，在池塘裡洗澡。看見他們三人走過來，這幾名大漢就一起跳出池塘，慌忙地把衣服穿上，跟三人行禮。沈將士覺得奇怪，「又不認識，為什麼見到我們三人這麼恭敬？」鄭李兩人說：「這是王朝議家的僕人，我們跟朝議大人很熟，所以他們看到我們走過來，當然不敢怠慢。」

朝議，是文官官職，所以這個王朝議也就是一個當官的。

李三突然提議，我們這麼信步走著，沒個地方休息，就這樣回去，也很沒意思，不如跟他們借幾匹馬，騎去拜會一下王大人。沈將士是知道禮數的，他覺得不認識人家，怎麼好去拜會？李三卻說，「這王大人，曾經當過郡守，家裡很有錢，姬妾又多，他最是好客了，家中賓客不斷，只是年紀大了，身體又不好，那些姬妾都想離開，但是他防得嚴密，都把他們關在家裡。我們兩人跟他是深交，所以還有機會拜見那些姬妾。那些姬妾閒來無事，只是每天結伴玩耍而已。我們去看他，他會很高興的。大官人雖然不認識他，但他知道你是我們的好朋友，再加上你是到京任職的，一定會精心款待。我們也好暢快一晚。」沈將士還在猶豫，但是鄭十說：「這王大人是個快活人，不但有許多美妾，又重朋友情誼，每有訪客，必定美酒佳餚細心款待，就怕朋友吃得不盡興，大官人既然到了這裡，也該認識認識這個人。」沈將士一聽，也就高高興興答應了。

於是三人回頭去跟那幾名大漢借了四匹馬，沈將士和鄭李兩個人各騎一匹馬，沈將士的家童騎一匹。看馬的大漢問：「官人要去哪裡？」鄭十說：

「要到你爺家裏去！」看馬的說「曉得了。」於是就在前頭引路。轉了兩轉，來到一個高門大戶，沈將士拿出名帖讓李三帶進去給王大人，王大人聽到有賓客到，很是歡喜，由兩個家童扶著出來迎接。沈將士看到王大人雖然面容衰老，但言語舉止都是士大夫模樣，肅然起敬。王朝議見沈將士年少風采，也是笑逐顏開。沈將士禮貌地說：「景仰大人，幸鄭李二兄介紹，得以相識，貿然前來，實在唐突。」王朝議說：「他們兩位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況且與他二人相交的，必是高賢之人，老朽有幸接待。」王朝議立刻叫人設席款待，杯盤菓饌片刻即至，沈將士看到宴席，精美雅潔，不是等閒人家辦得出來的。王朝議熱情招呼，兩名小童頻頻斟酒，三個客人忘懷享用。天色晚了，點上燈，王朝議又陪了一下，忽然喘了起來，連咳不止，只好以身體抱恙為由先行告退，並請鄭十代為陪客。王朝議就由兩個小童攙扶離去。

沈將士見主人離開，酒席闌珊，心裡有些失望，想要告辭，但想應該先跟主人道別，只得走下庭中，忽然聽到一陣歡呼擲骰子的聲音，循聲找去，卻看到一個小閣中，有些燈影從窗隙射出來。沈將士把窗隙弄大一些，窺看裡面，不看還好，一看真是「酥麻了半壁，軟癱做一堆。」

原來，沈將士從窗隙看進去，見裏頭有七、八個美女環立在一張八仙桌外，桌上明晃晃的點著一支高燭，中間放著一壺酒，一個骰子盆，盆邊有七、八堆采物，每個美女面前一堆，是用來投注賭彩的。眾美女掀拳裸袖，露出粉拳擲骰爭雄。燈下偷眼看去，真是個個如嫦娥出世，豐姿態度，目所罕見，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看得他目不轉睛，口水直流。這時，沈將士看到李三不知什麼時候混了進去，拿起骰子就要擲下去，眾美女抗議：「李秀才，你又來瞎搞，打斷我們姊妹的興頭。」李三厚著臉皮說：「就讓我在這裡幫姊妹們助興。」一個女子說：「都是熟人，不妨事，要來便來，不要小家子氣，快點拿錢來下注。」旁邊的女子說：「看這酸鬼，哪裡下得起大注！」你一言我一語的消遣李三，都拿他來開玩笑，李三做個鬼臉，也不在意，只是頑頓無恥的挨在裡面，由他們取笑。沒多久，不分彼此，大家就任由李三在裡面玩。

沈將士看到李三的模樣，一發神魂搖盪，頓足道：「真神仙境界，如果我也跟李三一樣，在裡頭廝混一場，死也甘心。」沈將士急得心癢難熬，趕緊走回亭子，搖醒正在打盹的鄭十說：「虧你還睡得著，我們一起來這

裡，李三哥卻一個人落在蜜缸裡了。」隨即拉著鄭十來到窗隙邊看，鄭十看了說：「這個李三，好沒廉恥。」

沈將仕說：「如此盛會，怎麼知會他一聲，設法讓我也到裡頭去擲個骰子，也不枉今日來走這一遭。」

鄭十說：「那些女子都是王朝議的侍妾，王老方才去休息了，他們才得閒在此玩耍。我們跟他們很熟，所以李三才插得進去，可是他們不認識你，主人又不在，怎麼讓你進去呢？」沈將仕不停拜托鄭十，鄭十只好說：

「如果挨得進去，需要一點錢才能賭啊！」沈將仕說：「我隨身的箱子裡有金寶千金，又有二、三千張茶卷子，只要十哥設法讓我進去，就算雙手送掉這些東西，我也心甘情願。」鄭十說：「好吧，你悄悄的隨著我來，我找機會讓你慢慢混進去。千萬不要驚動了他們。」

沈將仕謹依其言，不敢出一聲，鄭十拽了他的手，轉了幾個彎，熟門熟路的，走進了聚賭的地方。眾姬妾賭得正熱，都沒抬頭，也就沒發現沈將仕，鄭十扯他到一個空位站下，觀察了很久，直等兩下決了輸贏後片刻，鄭十才開口說：「容我也來擲一下。」眾女子抬頭看，認出是鄭十，但旁邊卻站著一個面生的人，大家喝道：「何處兒郎？突然到此。」

鄭十說：「此吾好友沈大官人，知卿等今宵良會，前來一看，幸勿驚訝。」眾女子說：「主翁與你們兩人交好，所以彼此各無避諱。怎麼帶了別人進來，打擾我們聚會？」一個老成點的說：「既是你們兩人的好友，也是一體的，既來之則安之，且請一杯遲到的酒。」於是拿了一個杯子，斟滿一杯熱酒，奉與沈將仕，沈將仕此時身體皆已酥麻，見女子親手奉酒，哪敢推辭，雙手接過，一飲而盡。奉酒的女子對著眾姬妾笑：「妙人也，每人可各奉一杯。」鄭十趕忙說：「列位別打斷了賭興，沈大官人也願與眾位下一局。一面擲骰子，一面飲酒助興，更為有趣。」那老成的說：「好呀，雖然如此，也要防主人出現。」於是叫了一個小丫鬟去王朝議的房裡伺候，如果醒過來，趕緊來通報。接著眾女子就跟沈將仕賭了起來。

沈將仕自以為入了仙宮，志得意滿，開心得不得了，手氣也旺得很，姬妾頭上的珠釵首飾全都被他一個人贏走了。鄭十把沈將仕拉到一邊說：「贏夠了，歇手吧！」可是沈將仕魂不附體，他只想著要跟這些姬妾們玩久一點，根本不在乎財物輸贏，哪裡肯停？他只管伸手去拿酒喝，喝了又擲，

擲了又喝，姬妾們又不停奉酒，沈將仕越發肉麻，風風火火，把那些姬妾的錢和首飾贏得一點不剩。

這姬妾當中有一個年紀最輕，容貌也最美的小妾，就屬他輸得最多，她看沈將仕一直贏，氣得起身離開，沒多久拿了一個羊脂玉花尊，(也就是花瓶)往桌上一放說：「此尊值千金，只做此孤柱，輸贏在此一決。」眾姬妾問：「這不是你的，怎麼拿來賭？」小妾說：「這是主人的東西，如果贏了，當然好，如果再輸，主人追究起來，一定會把我打一頓，但事已至此，我就是耍拚最後一把。」

眾人勸他不要任性，但小女子全然不聽，執意要賭，眾人見他生氣，就說：「本來只是圖個歡樂，何故到這個地步？」

沈將仕見這小女子這般模樣，心裡又憐又愛，就躊躇了，心想：「我本來就沒想要贏錢，怎奈賭運太好，我看就故意輸他一回，也好化解他的怒氣，不然就煞風景了。」

沒想到這骰子雖無知覺，卻極有靈通，最是跟著人的意興走的。

起初沈將仕神來氣旺，賭運就跟著他，所以連擲連贏，休息了一會兒，勝頭已過，況且心裡頭有點過意不去，情願認輸，一團銳氣已自短了十分，更見那小女子生氣的模樣十分有趣，連魂也被他鉤了去，心裡忙亂，一擲大敗。小女子開心的叫道：「總算這一擲該我贏了。」說完，他就把那個花瓶倒扣，沈將仕以為那不過一個花瓶，就算千金也賠得起，哪知那花瓶裡頭裝滿金釵玉珠，這一倒，裡面的珠寶一一倒出來，瞬間輝煌奪目，包括花瓶和裡面裝的珠寶，輸家全部都得賠。沈將仕無言以對，鄭十和李三跟其他的姬妾估算，這所有東西大概值三千金，沈將仕把之前贏走的錢全部拿出來，還不到千金，沒辦法，只好叫家童取出箱子裡面的茶卷子兩千多張，都當作賭資還了。

茶卷子是什麼東西，還可以當金銀？宋朝時，禁茶權稅，也就是茶葉是政府專賣的，茶農以茶作為租稅，上繳給官府，剩下的也由官府以「本錢」統一收購，再由官府派人把茶送到官方的茶場。商人如果要買去做買賣的話，就要繳納官銀，換了「茶引」，引子的引，引起的引，再拿茶引去官茶場領取茶葉販賣。

這個茶引就是茶卷子，認「引」不認人，有了這個茶引，就可以到處販賣，每張獲利一兩有餘，大戶人家有拿茶引來生利的，所以這個茶引是可以當銀子用的。沈將仕拿出了兩千多張茶引，等於是兩千多兩銀子。終於賠了這小女子這一把賭注。

沈將仕輸了這一把，身邊還剩下幾百張茶引，還有一些珠寶，心裡想著要再賭下去，把輸的贏回來，忽然聽到王朝議房中傳來咳嗽聲，姬妾們慌張起來，趕緊將沈將仕三人推出去，把燈火也滅了，一起奔入房中。

三人只好再到外面原本飲酒的地方。剛坐下，就有兩名小童出來勸酒，還說這是朝議大人的指示，但三人覺得，時間也差不多了，就想告辭。朝議大人傳話：「夜深了，不用當面辭別，並邀請三位三天後再來。」還吩咐馬夫送三位回住所去。

沈將仕開心地回到住所，約鄭李兩人三天後再去赴約。

沈將仕後來想想，雖然這一趟輸了不少錢，但還是很有趣的，「今日我認識了王朝議大人，少不得會越來越熟，到時不但可以毫無忌憚的跟那些姬妾們來往，說不定還有機可乘，搞上其中的女子。」心裡越想越得意。

到了第三天，鄭李兩個人沒來找他，他叫人去找那兩個人，也沒找到。他想，會不會是他們兩個人沒約他，就自己先去了？一想到這裡，心裡有點不開心，後來又想，我去過王大人家，他們也認識我，那何必等他們兩個人呢？我如今就備些禮物去拜訪。於是他就雇了馬匹，帶了禮物，出了城門，來到王朝議家裡，可是卻見大門深鎖，他從旁邊的一個小門走進去，發現裡面景物依舊，卻空無一人，這實在是太奇怪了。他看到大門旁邊有一個皮舖子，就問皮舖的人，這大宅裡的王朝議全家到哪裡去了？皮匠說：「這是內相侯公公的空房，從來沒什麼王朝議這個人。」

沈將仕說：「怎麼可能？我前天還來拜訪，這裡面明明住著王朝議和他的姬妾們。」皮匠說：「三天前確實有好幾個惡少年，帶了幾個有名的妓女，強佔這裡喝酒賭錢，第二天，他們分了利錢，就各自散了。哪有什麼王朝議？官人莫非是著了道？」

沈將仕一聽，懷疑是鄭李兩人設下圈套，來騙他的那些茶券子？他實在不相信，就想等個幾天，等找到鄭李兩個人再問。沒想到從此之後，鄭李兩人都看不見了，連他們住過的房間也空無一物。沈將仕這才相信，這一切，包括池邊的馬夫大漢、王朝議、王家的家童其實都是一夥人的，真是拐騙

得十分巧妙，神鬼莫測。

漫道良朋作勝遊，誰知肱篋有陰謀？
清閨不是閒人到，只為癡心錯下籌。

三言二拍看中國

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

詩云：

曾聞陰德可回天，古往今來效灼然。

奉勸世人行好事，到頭原是自周全。

話說湖州府安吉州地浦灘有一個人，家裡很窮，因為欠了二兩官糧，被關在牢中。家裡只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出生不到一周的兒子，求救無門之下，他想把家裡唯一一頭豬賣掉，拿錢去救老公。因為急著用錢，所以沒辦法等到好價錢，見有人來買就成交了。沒想到買家給的銀子根本就是假銀，就像現在拿到假鈔一樣，根本不值一毛錢。

婦人難過得不得了，怪自己傻，居然被騙了，現在救不了丈夫，索性自己這條命也不要了，於是抱起小嬰兒來到河邊，想要投河尋死。正要跳下去時，剛好有一個徽州商人站在河邊，看到有人要投河，趕緊上前來把婦人拉回，問他為什麼尋短？婦人哭著把他的遭遇說了一遍。商人問：「既然如此，跟你兒子有什麼關係？」婦人說：「剛出生的嬰兒沒爹沒娘，少不得一死，不如一起死了乾淨。」商人起了惻隱之心，問：「你欠了多少官銀？」一聽是二兩，就說：「怎麼能為了這麼一點錢，害了三條性命。我住的旅店離這裡不遠，你跟我來，這二兩銀子，我給。」

婦人一聽轉悲為喜，抱著兒子隨著商人到旅店拿錢。婦人千恩萬謝，拿了錢，請了鄰居跟他一同到縣裡，納了官銀，把丈夫給救了出來。

丈夫回到家裡，問起銀子的來歷，婦人就把事情說了一遍。他的丈夫聽完，半信半疑，喜的是不用再被關了，疑的是，老婆會不會做了什麼對不起他的事，才得到這些銀子，不然天底下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人？他心裡懷疑，但嘴上不說破，就說要去見那個恩人，親自跟他道謝。婦人點頭說：

「今天晚了，明天再一起去吧！」但她丈夫卻說：「等不得明日，今夜就去。」婦人覺得奇怪，為什麼不能等到白天呢？丈夫卻說：「我自有主意，你不要管我。」婦人不好再跟丈夫爭辯，只好點著燈，跟著丈夫一起

走到商人下榻的旅店。

這時候已經很晚了，大部分的人都已經休息。丈夫要妻子去敲門，妻子說：「我是個女人，你怎麼會叫我大半夜的去敲人家的門？」

丈夫卻說：「我就是趁著黑夜試探他。」這下妻子才明白，原來丈夫是疑心他。他對丈夫的疑心感到不滿，但也不敢違抗，只好敲門呼叫起來。商人在睡夢間，聽到婦人的聲音，就問：「你是何人？叫我做什麼？」婦人說：「我是那天要投河尋短的婦人，因承蒙恩人大德，救了我丈夫，所以特來叩門道謝。」

如果這個商人不老實，聽到一個女人夜裡面來找他，又說要跟他道謝，起了色心，不免就會說幾句勾引婦人的話，等到開門，撞見他的丈夫，場面就難看了，原本的好心也被汙穢了。沒想到這個商人是一個正直的人，聽了婦人的話，就嚴厲的回應：「這是我個人的住所，豈是你一個婦人應該來的地方？況且現在根本不是跟人道謝的時候，請回吧，不必謝了。」商人的聲音聽起來不是很高興。丈夫聽了，一天的疑心才終於消散。婦人於是說：「吾夫同在此相謝。」商人聽到婦人的丈夫一同前來，只好披上衣服下床要去開門，才走了幾步，就聽到天崩地裂的聲響，連門外也感受到震動。商人吃了一驚，趕緊叫店小二掌燈來看，只見商人睡覺的床鋪被壓得四支床腳都折斷了，床上佈滿了磚頭泥土，原來是靠床的那面牆傾斜，剛剛突然崩塌下來，如果當時有人睡在床上，鐵定會被壓死。

商人嚇得目瞪口呆，好不容易緩過神來才開門，反而拱手向兩人道謝：

「若非你們夫妻叫我起身，我幾乎一命難存。」夫妻兩人見到房內的情形，也嚇了一跳，說：「此乃恩人洪福齊天，大難得免，是恩人行善積德之報。」雙方稱謝，商人還留夫婦兩個人喝茶，最後才道別。

從這個故事，可見商人拿二兩銀子，不但救了母子兩個人的性命，還救了自己，這真是善有善報，所以古人說：「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」就像開頭的詩講的：「到頭原是自周全。」

現在再講一個周全他人，也周全了自己的故事。

明朝弘治年間，直隸太倉州有個吏典，也就是衙門裡的小職員，姓顧名芳，照顧的顧，芬芳的芳，平日迎送官府的人出城，都會在城外一個賣餅的江姓人家店裡休息。那個老闆，叫江溶，是個忠厚老實的人，店裡的生

意不錯，日子也還可以。江老頭看到顧吏典舉止端正，容貌俊偉，所以就特別敬重他，每次他來，都以「提控」，也就是對管事吏員的稱呼來叫他，待他猶如上賓。江老頭有一個女兒，叫做愛娘，年方十七，容貌非凡。顧吏典也有妻子，彼此相互往來，竟像親戚一般。常言道：「一家飽暖千家怨。」江老頭雖然不怎麼有錢，但是別人看他店裡生意不錯，就開始亂傳，說他有千金家產，有些小心眼的就起了忌妒心。有一天，江老頭正在店裡幹活，就有一群自稱捕快的人如狼似虎的衝進來，說要抓海賊，接著就把店裡的東西打個粉碎，江老頭才想要問個清楚，就莫名其妙被抓了起來。

江老頭的妻女看了這樣的情況，大聲哭問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？捕快說：「我們抓到一群海賊，他們說有一個叫江溶的人，幫他們窩藏贓物。」江老頭連忙叫屈，說：「冤枉啊！我們都在這裡做小生意，從來不曾出外，哪裡認得什麼海賊啊？」捕快說：「管你冤枉不冤枉，到州衙去說清楚，跟我們無關，快點打發我們見官去。」江老頭是個鄉下人，根本不曉得沿海地區海盜肆虐得厲害，更不曉得該怎麼打發公差，只是全家一直哭、一直哭。捕快見到江老頭一家沒有動作，就發起狠來說：「老兒奸詐，家裡必有贓物，我們搜。」眾人不管好歹，一起打進屋裡動起手來，差點就沒把整個屋子給翻過來，看到一些衣服首飾就藏起來。

江老頭一家三口，哭天搶地，殺豬似的叫喊起來，捕快揮舞拳頭耀武揚威，這時一個人走了進來，大喝道：「有我在，不得無理。」眾人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州衙裡的顧提控。江老頭立刻扯住顧提控，叫喊救命。顧提控問怎麼回事？捕快就把拘捕令拿出來，上面的內容寫著「海賊供稱江老頭協助窩藏贓物」。提控看了說：「海賊供稱的事往往都是栽贓，江老闆是良善人家，這明擺著是冤枉，各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通融一下。」捕快說：「既然提控在此，誰敢多話，只要吩咐我們，一面打點見官便是。」提控立刻叫江老頭準備酒飯魚肉，擺滿了一桌，任這群人狼吞虎嚥吃個盡興。提控又摸出幾兩銀子做差使錢給了捕快，捕快說：「提控吩咐，我們也不好推辭，那麼就暫且收著。看在提控面上，不難為他就是了。」提控說：「各位晚一點再把人押進衙門，等我先見了大人說幾句話再說。」捕快拿了錢，也就爽快的答應了。

當下這群捕快就把江老頭抓走了。提控轉身安慰江家母女說：「此事得破

費，花點錢，一切就好談，不是什麼大事，不要緊的。你們把店門關好，安心等著，我去處理就好。」母女倆一邊哭著一邊不停道謝。

顧提控出了店門，就直接來到衙門見捕盜廳的捕官，要他看在薄面上，別為難拷打江老頭。打點完畢，沒多久，知州升堂，顧提控就來到堂前下跪稟報：「吏典平日伏侍大人，並不敢有私情稟報，今日有個朋友叫江溶，被海賊誣陷，吏典熟知他是良善人家，必是被仇家陷害，故斗膽斗明，祈望老爺明鑑，別殃及無辜。」知州聽了說：「盜賊之事，非同小可，你是不是私下收了人家的好處，替人開脫啊？」提控叩頭道：「吏典若有此等賄賂情事，大人日後必然知道，吏典情願受罪。」知州說：「待我細審，聽不得你一面之詞。」提控叩頭離開，心裏想：「大人說聽不得一面之詞，那麼人多必公允，明日約衙門幾個朋友一起去向大人稟報，大人必然會相信。」

那天，顧提控就請十幾個提控到酒館中喝酒吃飯，把這件事說了，大家跟顧提控都是有往來的，所以也都答應了。

第二天，江老頭被抓到捕廳，捕廳的捕官聽從顧提控的交待，沒有對他用刑，直接把他送到衙門。顧提控立刻向知州稟報：「堂下江溶就是吏典昨日向您稟報的，是個良善人家，中間必有冤情，望大人詳察。」知州厲聲說道：「你兩次三番替人辯白，莫非受了賄賂...」話還沒說完，旁邊十幾個吏典都跪下來，為顧提控擔保。知州平日是曉得顧芳為人行事正直小心的，心下就有幾分信他。於是就問江溶：「這夥賊人扯出你來，你可曾認得他們其中的人？」江溶叩頭說：「大人，小的若認得一人，死也甘心。」知州又問：「他們有人認得你嗎？」江溶說：「這個小的雖不知，想來也未必認得小的。」知州點頭說：「這不難。」於是他叫一個皂隸和江溶換了衣服，扮成江溶，接著把那夥盜賊押上來，問盜賊的賊首說：

「江溶幫你們窩藏贓物是嗎？」賊首說：「正是。」知州故意拍桌大罵：「江溶，你怎麼說？」這個由皂隸假扮的江溶假裝說：「大人，不干小人的事啊！」賊首哪裡認得江溶？指著假江溶說：「他住在城外，表面上開店賣餅，私底下幫我們窩藏贓物。」假江溶趕緊說：「大人，冤枉啊，小的不認識他啊！」賊首立刻說：「怎麼不認得？我們常在你家吃餅。」賊首還把有多少贓物藏在哪裡說出來，就是咬緊江溶不放。這下是真是假，不辯可明，只見知州氣得連連拍桌，指著賊首罵道：「你這個殺剛不盡的奴才，自己做了那麼多壞事，又被人收買，陷害良善，眼前這個江溶是我讓皂隸假扮的，你根本不認得誰是江溶。」賊首低頭無語，知州叫人取了

夾棍，把賊首夾起來，要他招出收買他的人，沒想到這個賊首任你怎麼夾打，就是不說，知州想，這奴才死不肯招，再問下去，又要隨口誣賴人了，於是就把江溶給放了。江溶連忙叩頭，歡天喜地出了衙門，顧提控也為他高興，陪著他一起回家。

江老頭一進家門，就趕緊喚來妻女，跟他們說：「幸賴提控打點，不但沒有被用刑，天字號一場官司，現在也都沒事了。」一家三口不停拜謝，顧提控趕緊說：「快別如此，都是自家人，這是我應該做的，況且也是知州大人英明做主，才能夠還你清白，與我無關。」顧提控交待完後，就回衙門去了。

顧提控離開後，江老頭就對妻子說：「唉！誰想得到會遭此一場飛來橫禍，如果不是顧提控出力，我性命難保，該怎麼報答顧提控的恩德呢？」想來想去，想到一個主意，乾脆把女兒愛娘送去給顧提控當妾，畢竟像他們這樣的人家，就算許了人，對方也是個鄉下人，如果能有顧提控當女婿，就不怕外人欺侮了。愛娘聽了父母的意思，也不拒絕，只說：「爹娘要報恩德，女兒何息此身。」可是江溶還有其他顧慮，那就是，顧提控是個正直的人，如果跟他明說，他一定不會答應，於是想了個辦法，可以一家三口登門拜謝，之後就把女兒留在那裏，他就不好推辭了。

於是江溶挑了個好日子，把女兒裝扮好，讓他乘著小轎，江溶夫妻兩人在旁邊步行，來到顧家，顧提控夫妻趕緊把三人迎接進去，知道他們是來拜謝的，提控夫妻還說：「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何必親自來？尤其還勞煩小娘子跟著來，這更不恰當了。」江溶把自己的心意說出來：「老漢今日前來，一是拜謝，二來特送小女上門。這次幸得提控救命重生，無以回報，只有把小女愛娘，送來與提控娘子鋪床疊被，作個箕箒之妾，提控若不嫌棄，就將愛娘留下來，讓老漢夫妻有所依託。」提控聽了正色道：

「你說這是哪裡的話，顧某若做此事，天地不容。」提控娘子見場面不好看，馬上要人擺酒飯請江老三人。吃了酒飯，江溶又老話重提，提控知道江老的心思，暗想，「如果不先應承，順了他的心，他又會去找別的方法來謝我，反而多事，看來先依了他的話，日後再做處置。」

吃完了飯，江溶夫妻把女兒留下，還提醒要好好伏侍大娘，提控說：「休要如此說，拙荊權且留小娘子幾日，自當送還。」江溶夫妻想他不過說說

場面話，也就回去了。

隨後提控娘子就吩咐丫鬟準備一間房間給愛娘，連提控娘子心裏都以為，提控是有意留下愛娘的，所以今夜必然會趁著吉日洞房。提控娘子本是個賢慧不會吃醋的女人，也很喜歡愛娘，也就成全了這樁美事。沒想到，提控那天晚上還是到自家娘子的房裡，提控娘子還說：「你為什麼不到愛娘那裏？你別顧忌我，我不在意的。」提控說：「他家不幸遭難，我跟他相熟，出力救他，今天他拿女兒來謝我，我若是貪女色，是乘人之危，跟那些海賊裁賊的行為有甚麼兩樣？白天我留下愛娘，是怕江老是老實人，我若拒絕了他，他一定會找別的方法來謝我，反而不美，你平日跟愛娘也情同姊妹，就留在你那裏幾天也無妨，我想替他尋個好人家子弟，成就終身，也是件好事。」提控娘子這才知道丈夫的心意。

那天之後愛娘只在提控家裡住，提控娘子與愛娘如同親姊妹，待他極好，當愛娘在他房裡時，他就找藉口讓提控到他房裡，想撮合提控和愛娘，怎知提控只是如常相處，並不曾起一絲邪念，連愛娘的房間，他也不曾踏進去一步。愛娘剛開始還有點疑惑，後來也不以為怪了。提控衙門事多，時常不在家。匆匆過了一個多月，忽然有一天，提控放假在家，對娘子說：「江小娘在家，原本想替他尋個人家，但一時找不到，現在已經過了一個多月，讓他再留在這裡也不方便，不如備一些禮物，把他一起送還江家。江老必然會問女兒在這裡的情況，他曉得我的心意，自然不來強求了。」

當下跟愛娘說明後，就備了六個禮盒，又拿出四朵珠花、一對金耳環，送給愛娘戴好，讓轎子送回家。江老夫妻看到愛娘被獨自送回來，以為愛娘做了什麼錯事，趕緊把愛娘帶到裡面，問了詳細的情形。沒想到江老不放棄，過了兩天，辦了十來個禮盒，一罈酒，又抬了女兒來到顧家。這次顧提控也不客氣了，詞色嚴正要江老原轎回去，江老這才知道顧提控真是正人君子，只好悻悻然離去。

提控娘子看到這種情況，就說：「這江老也真是的，怎麼又把女兒送來？真是難為愛娘了。」提控說：「這江老雖真誠，卻太不懂得看情況，竟然把女兒這樣送來送去，我看以後得跟他少點往來，免得外人不明究裡亂非議，反而害了江小娘終身。」從此提控就不再像以前那樣跟江老密切往來

了。

那江家原本家裡就沒什麼錢，自從上次的事件之後，生意清淡，常常連著好幾天，一個客人也沒有，做好的餅都餿了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雖然之前海賊的事情是被人栽贓，但事情傳開了就沒什麼好聽話，再加上又關了一個多月的店，很多熟客都改去別家了。長此下來，家裡生活就漸漸支持不住了，於是就想著要把女兒嫁人，但高不成低不就，就這樣蹉跎了一年。有一天，一個徽州商人經過，偶然看到愛娘，覺得他長得漂亮，就想把愛娘娶回去做妾。這商人在徽州老家有大老婆，娶了妾後會把妾安置在揚州，不會跟大老婆同住。江老夫妻雖然捨不得女兒遠嫁，但想如果拒絕，將來也未必會遇到這樣好的對象，乾脆多討點聘金，以保障兩老的下半生可以做點小生意度日。於是就開口要了三百兩銀子，沒想到那個徽州商人一口就答應了，挑了個好日子就把愛娘娶了過去，坐上船開往揚州。這門親事，說白了，就是江老賣女兒，江老心裡當然很難過，但能夠得到一大筆錢，另外做點小生意，心裏還是覺得值得的。

再說回顧提控，他在太倉州衙工作了六年，到京城考試通過，進入吏部，被派到韓侍郎門下做事。那韓侍郎是個正直忠厚的大臣，他看到顧提控謹慎小心，儀表堂堂，就對他另眼相看，時常留他在衙前聽候差遣。有一天，韓侍郎出門拜客，提控怕韓侍郎隨時會回來，於是就在前堂等候，等了很久，沒想到韓侍郎拜訪完客人，又去別的地方赴宴，短時間不會回來。顧提控等得很累了，就在門檻上打起瞌睡，朦朧中，看到空中雲端有黃龍現身，彩霞一片，映在自己身上，正在驚看之際，忽然聽到有人在叫他，他瞬間驚醒，原來是後堂傳來呼聲：「夫人出來。」顧提控倉皇失措，趕緊迴避。

這時夫人已經來到前堂，看到提控慌忙走避的身影，就叫人把他叫回來，提控以為自己失了禮節，必定會被究責，於是戰戰兢兢來到庭中，只是低著頭跪在地上。夫人說：「你抬起頭來讓我看看。」提控不敢放肆，只略略把脖子伸了一下，夫人看了說：「快點起來，你不是太倉顧提控嗎？為何在此？」提控說：「不敢，小吏顧芳，確實是太倉人，考滿赴京，在此辦事。」夫人說：「你認得我嗎？」提控不知所以，不敢答應。

夫人說：「妾身不是別人，我是賣餅江家的女兒。幾年前被徽州商人娶

走，把我當成親生女兒對待，後來嫁給韓相公為二房，大夫人過世，相公把我立為繼室，今已受封誥命夫人。想來今日能享有此等榮華，都是因您而來。當年如果不是您厚德義還，妾身哪能有今日的地位，妾身時刻把您的恩德掛在心上，只恐無以回報，沒想到今天有幸在此相逢，當說與相公知道，以圖稍稍報答。」提控聽了，恍如夢中一般，偷偷看了一眼堂上的夫人，正是愛娘。心下想：「誰想得到他今日能有這樣的地位。」又想著：「他分明賣給徽州商人做妾，怎麼又會嫁給韓侍郎？方才聽他說商人以親生女兒相待，這又是怎麼回事？」但他不敢多問，退下堂外，私下問了韓府管事的，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。

當年徽州商人娶走愛娘後，因為徽州人的習俗，成親當晚要鬧洞房，也就是相識的朋友前來慶賀，並且半帶玩笑地把新郎灌醉。新婚之夜，商人被灌醉了，別說什麼洞房了，一躺下來就睡到天亮，在睡夢中，他看到一個穿著金甲的神明，拿著瓜鎚往他腦袋上一打，把他叫起來說：「此乃二品夫人，非凡人之配，不可造次胡行，若違我言，必有大罪。」商人驚醒，覺得頭痛得厲害，想到剛剛的夢境，心裡疑惑，商人平日信仰關聖帝君靈籤，於是梳洗完畢之後，打開隨身小盒，取出十個錢來，對空虔誠禱告，看看與愛娘緣分如何？結果得到一個籤詩：「兩家門戶各相當，不是姻緣莫較量。直待春風好消息，卻調琴瑟向蘭房。」

商人心想：「既然不是姻緣，又說直待春風，卻調琴瑟，難道放著不動，等待時機不成？」心裡實在糊塗，於是又卜了一籤：

憶昔蘭房分半釵，
而今忽報信音乖。

癡心指望成連理，到底誰知事不諧。這支籤說得明白，分明不是我的姻緣，不能到底的。夢中說愛娘有二品夫人的地位，若來日把她嫁給別人，會是如何呢？於是又卜了一籤：

世間萬物各有主，
一粒一毫君莫取。
英雄豪傑本天生，
也須步步循規矩。

商人看完說：「籤詩說得這麼明白，愛娘必是另外有主，那就這麼辦吧！」

雖然這麼說，但商人看到愛娘的美色，還是心動，但說也奇怪，只要他一有邪念，就頭痛，晚上，只要他一靠近愛娘床邊，頭痛得就更厲害。商人想：「如果夢裡面說的是真的，他若真的與愛娘行房，神明一定會降罪，不如放下念頭，改認她做乾女兒，幫他找個人嫁了，搞不好，他日後真得富貴。」

於是他就對愛娘說：「在下年四十餘歲與小娘子年紀不等。況且家中原有夫人，今揚州也有兩個妾。前日只因看見小娘子生得貌美，故此一時聘娶過來。昨晚夢見神明，說小娘子是個貴人，與在下非是配偶。今不敢胡亂，辱莫了小娘子，在下癡長一半年紀，就認你為義女，等日後幫你尋個好姻緣。小娘子意下如何？」江愛娘聽見了不做妾改做女兒，那哪有不願意的呢？於是當下起身，拜了徽州商四拜。以後只稱商人做「爹爹」，商人稱愛娘做「大姐」，分床而睡。同行至揚州，只說是路上結拜的朋友女兒，託他尋婚配的，也就吩咐媒婆替他四下里尋親事。

正是春初時節，恰好韓侍郎帶領家眷上任，船到了揚州。夫人生病，要娶個偏房，來伏侍夫人。此話一傳開，那些做媒的就像蒼蠅一樣都來了，來說媒的也有三四十起，但是都沒有中意的。忽然有個人說：「徽州商人有個乾女兒，說是太倉州來的，模樣絕美，也是肯給人為妾的，可以去問問看。」

其間就有媒婆說，徽州人有個癖好，就是喜歡「烏紗帽」和「紅繡鞋」，也就是喜歡當官和女色，只要能夠得到這兩件，不管多少銀子都肯花，但其他的事情就吝嗇了。

商人聽說韓侍郎要娶妾，身子先癱軟了半邊，這不是應驗了夢境嗎，心裡巴不得這樁婚事能夠成。韓府那邊也叫人看過了，十分中意。商人要嫁乾女兒，不求聘金，就是賠上嫁妝也沒關係，只圖能夠跟當官的結個親家，彼此往來，就心滿意足了。韓府是仕宦人家，官位也不小，見商人行事端正，也就備齊禮儀，送上布疋、首飾，還有三、四百兩銀子。商人接受了，又多添了許多嫁妝，大吹大擂的把愛娘送上韓府的官船。

韓侍郎與夫人看到愛娘長得標緻，心下歡喜，對他另眼看待。到了晚上雲

雨之際，韓侍郎發現愛娘仍是處女之身，對他一發敬重。一路相處，也是琴瑟和鳴。到了京城，韓侍郎夫人病重不起，所有的家事都交由愛娘掌管，愛娘不但處理得井井有條，還更勝夫人。家裡上上下下，沒有不喜歡他的。韓侍郎開心，選了個吉日，將愛娘立為繼室。恰好那時遇到明孝宗改年號，在改號大典時，對臣下封贈賞賜，就封愛娘為誥命夫人，從此家人都稱他為夫人。

愛娘自從做了夫人，心裡常念著，之前嫁過兩次，若非遇到好人，哪能有今日的榮華？愛娘認徽州商人為乾爹，兩家時常往來，只是不知顧提控近日下落，現在忽然在堂前相遇，正所謂「一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？」

韓侍郎回家後，愛娘就跟韓侍郎說：「妾身有個恩人，一直無處報答，誰知那恩人卻在相公衙門工作。」愛娘就把顧提控的事情說了一遍，韓侍郎聽了大驚：「此真柳下惠魯男子，我輩所難得，沒想到我衙門中竟有這樣的仁人君子，千萬不可埋沒了他。」於是就將顧提控的事寫成奏章，奏上朝廷。明孝宗看了奏章，很開心，把韓侍郎召來又詳細問了一番。孝宗認為這樣的人，堪為國家所用，剛好禮部缺少一個主事的六品官，孝宗說：「禮部乃風化之原，此人正好。」就讓顧提控遞補了。

韓侍郎當下謝恩而出。

韓侍郎原本不過是想把顧提控表揚一番，想不到聖恩如此嘉獎，給了他這麼好的官缺。韓侍郎回到衙門告訴愛娘，愛娘歡喜不已，謝道：「多感相公為妾報恩，妾身萬幸。」韓侍郎見夫人歡喜，心裡越加快活，忙叫親隨報知顧提控，提控聽了，猶如地下升天，還穿著原本的官服，就隨親隨進衙門拜謝侍郎。

侍郎不肯受禮，說：「如今你已是朝廷命官，且換上冠帶，謝過聖恩之後，再到私宅敘敘。」沒多久，就有禮部衙門的人來伺候，第二天一早，到午門外謝了聖恩，到衙門到任。當天顧主事忙完了公事，就穿著官服，到韓侍郎私宅拜見謝恩。韓侍郎說：「此皆足下陰功浩大，以致聖上寵眷非常，得此殊典。老夫何功之有？」

賤室既與你同鄉，今日我倆便如同親戚。」於是就命夫人出來相見，夫人見了主事，兩相稱謝，各拜了四拜，接著侍郎盡情款待主事。夫人問了顧

主事他離家多久了？在太倉老家的父母是否安好？顧主事說：「離家一年，江家生意如常，卻幸平安無事。」侍郎於是跟主事商議，等主事上任三個月後，給個假回鄉，把江老夫婦接過來。

三個月之後，顧主事衣錦還鄉，鄉人無不稱羨。顧主事前往江家拜候，江家聽到女兒的事情，喜從天降。主事假滿，帶了妻子回京赴任，並帶上江老夫妻，到京相會，一家歡喜。從此侍郎與主事兩家往來，儼如親戚，顧家大娘子與韓夫人越加親密，自不必說。後來顧主事的三個兒子，都讀書登第，主事活到九十五歲，無病而終，此乃上天厚報善人也，所以奉勸世間行善，原是積來自家受用的。

**美色當前誰不慕，況是酬恩去復來。
若使偶然通一笑，何緣掾吏入容臺。**